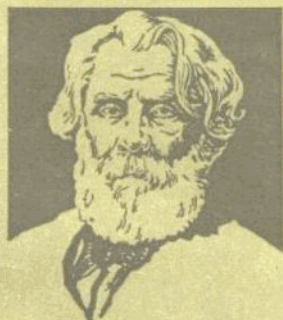


TUGENIEFU

屠格涅夫

鲍戈斯洛夫斯基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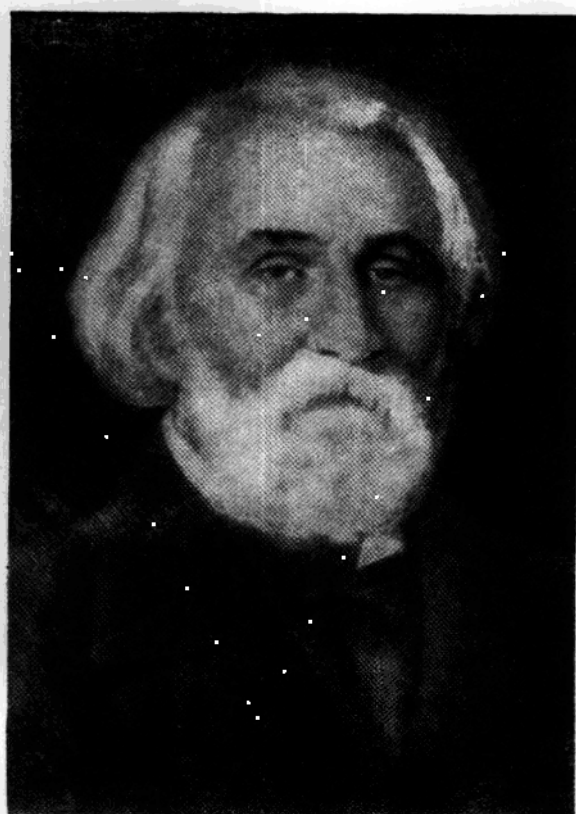
Мама

Привет! - много летъ послѣ наездъ - въ Петербургъ,
вѣрный другъ какъ и въ суровое канитатъ изво-
жука, вступилъ съ нимъ въ связ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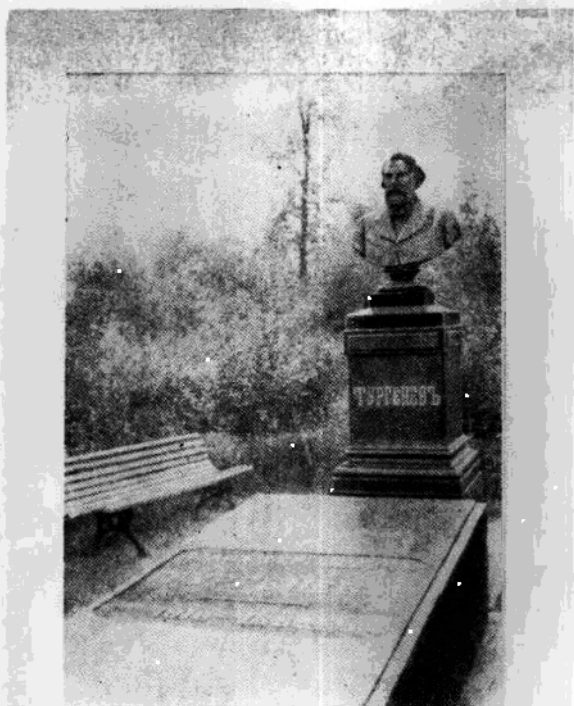
Видѣли много въ Бессовѣтъ съ кознями изво-
жуками вѣдѣли погиродили Крестовники, пре-
отвѣдѣли въ стопу съ окрашенными водами
сепицами и плохой кидекой - въ надеждѣ и -
самая прокорителъ и собратъ на путь въ жи-
вотъ.

屠格涅夫的手迹

散文诗《玛莎》的开头



屠 格 涅 夫



列宁格勒伏尔科沃公墓
屠格涅夫墓及纪念像

目 次

第 一 章	在家园	1
第 二 章	迁居莫斯科——寄宿中学——进大学	16
第 三 章	彼得堡——同格拉诺夫斯基的友谊——文 学初试——果戈理——会见茹柯夫斯基、 普希金、柯尔卓夫	26
第 四 章	出国	39
第 五 章	在柏林大学——与尼·符·斯坦凯维奇结 识	47
第 六 章	返回祖国——见到莱蒙托夫——意大利之 行	60
第 七 章	罗马——与尼·斯坦凯维奇交好——意大 利和瑞士之行	65
第 八 章	重访柏林——米哈伊尔·巴枯宁	74
第 九 章	爱情的篇章	81
第 十 章	硕士考试	96
第 十 一 章	第一部叙事诗问世——别林斯基——担任 公职	104
第 十 二 章	与别林斯基的友谊	115
第 十 三 章	波丽娜·维亚尔多——《现代人》创刊——	

	《猎人笔记》中最初的几个短篇	126
第十四章	查尔茨布隆——《总管》和《给果戈理的 信》	141
第十五章	库塔甫涅尔——巴黎	152
第十六章	在一八四八年的严酷日子里	164
第十七章	返回祖国——母亲去世——在果戈理家	176
第十八章	流放——《猎人笔记》	186
第十九章	《现代人》同人——涅克拉索夫	201
第二十章	《罗亭》——与列·尼·托尔斯泰结交	218
第二十一章	巴黎——罗马——中篇小说	239
第二十二章	《贵族之家》	262
第二十三章	与冈察洛夫发生龃龉——《前夜》——与 《现代人》破裂	282
第二十四章	《父与子》	308
第二十五章	“三十二人案”——巴登-巴登——《烟》 ——赫尔岑之死	331
第二十六章	七十年代——《处女地》	370
第二十七章	同法国作家的友好往来	389
第二十八章	晚年	402
	伊·谢·屠格涅夫生平和创作大事年表	417
	参考书目	429
	关于作者	433
	译后记	434

第一章

在 家 园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的祖先是一支古老的贵族。从伊凡雷帝时代起，他先辈的名字就常见于一些历史事件的记载。

混乱时期^①，屠格涅夫一族里曾经有个彼得·尼基奇，因为大胆揭发假冒的季米特里沙皇而在红场高台被处死了。

“你不是圣明的沙皇的儿子，你是修道院里逃出来的格利施卡·奥特列比耶夫，我认识你。”他对这个冒名为王者说。

作家从家庭的传说里得知，他的远祖季莫菲·瓦西里耶维奇，是镇守察里津的一位将军。一六七〇年，他被斯杰潘·拉辛的哥萨克队伍在入城时拿获，人们把他绑着带到河边，用长矛刺死后抛入河中。这个故事长时期保留在作家的记忆里，这在中篇《幻影》的片断里就隐约可见。该中篇描绘了拉辛的起义者们狂欢畅饮的场面。

屠格涅夫一家的上代逐渐贫穷破落，接二连三地失去了一些世袭领地。作家的祖父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叶卡特琳娜二世的近卫军里服役十四年后，以准尉军衔退役。

作家的父亲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也是个军人，生于一七九三年。他从十七岁开始就在近卫重骑兵团服务，在遇见未来的妻子之前，他已是中尉军官了。

离他的世袭领地奥廖尔省姆岑斯克县的屠格涅沃村不远处是富有的女地主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卢托维诺娃的庄园斯巴斯科耶。

她命途多舛，童年时期生活艰辛，青年时期郁郁寡欢。她很早就失去了父亲，继父又不喜欢她，对她非常专横。她在家里总觉得自己毫无权利，受人排斥，终于不得不逃出了父母的家。

叔父伊凡·伊凡诺维奇·卢托维诺夫收留了逃到斯巴斯科耶来的十六岁的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她在叔父家日子过得稍微好了些。叔父的脾气怪僻任性，她不得已只好俯首听命。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在斯巴斯科耶靠着这个独断专横的老头子的开恩关照，过着近乎幽禁的生活。她就这样完全在孤独中度过了青年时代。

叔父的突然去世使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成了附近地主中的首富之一：她继承了几处地产，有良田千顷，农奴数千，这时她已将近三十岁了。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屠格涅夫与卢托维诺娃是如何认识的，已无从确切知道。据邻居的叙述，可能也并不完全可靠：在团队里当军马采办的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有一次来到斯巴斯科耶找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想要在她的马场里为骑兵团买些马匹。他们的相识就是通过这种公务上的来访开始的，结果是结了婚。但看来，就连求婚也是出于事业上的打算。

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比男方年长六岁，而且品貌也没有他出众。

卢托维诺娃对青年军官一见倾心。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① 指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俄国历史上长年混战的时期。

的父亲坚持要他娶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为妻：“看上帝份上，娶卢托维诺娃吧，不然我们很快就得去讨饭了。”

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答应了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的求婚，他们就于一八一六年二月在奥廖尔举行了婚礼，在城里鲍里索格列勃斯克街的自家宅院里住了下来。

未来的作家就是在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出生在这里的。屠格涅夫家的长子尼古拉比他大两岁。三子谢尔盖生于一八二一年，是个多病的孩子，没到十六岁就夭折了。

次子出生后不久，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就以上校军衔退伍，携带家眷从奥廖尔迁居到斯巴斯科耶-卢托维诺沃。

一八二二年，屠格涅夫家决定全家到国外作长途旅行。他们乘着自备马车，带着一大群奴仆浩浩荡荡出发了。男主人走在前面，他们坐着驾有四匹栗色马的自备轿形大马车，车架上坐的是领头的“御前车夫”。

一路上经过莫斯科、彼得堡、里加。屠格涅夫全家穿过一座又一座城市，一个又一个国家，到过德国、瑞士、法国的不少地方。

柏林、德累斯顿、卡尔斯巴德、苏黎世、伯尔尼、巴塞尔、肖蒙、巴黎……屠格涅夫一家在法国首都住了几乎有半年，在这以后他们没有取道彼得堡和莫斯科，而是从南方经过基辅，回到了斯巴斯科耶。

作家后来在自传里提到过那次在伯尔尼险些丢了性命的旅行：他从市动物园养熊坑的栏杆上掉了下来，差点摔死，幸亏父亲及时托住了他。

这次旅行回来以后，屠格涅夫一家就过着那种“贵族式的悠闲而恬静的平庸生活，那种通常都雇有外国教师和教养员，德国

人或瑞士人，以及有老家人和老保姆照料的生活，如今一辈人对它几乎已经忘怀了”。而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作家还一直觉得那种田园生活就是如此。

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担负起了管理庄园的全部工作。斯巴斯科耶是她眼看着发展扩大起来的。它出现于本世纪初，那时伊凡·伊凡诺维奇·卢托维诺夫打定主意要彻底改建他家在本乡的领地（他在别的省里还有田产）。他在离卢托维诺夫家原来的世袭领地彼得罗夫斯科耶不远的一座小山岗的缓坡上，在一片桦树林里，为新庄园选择了一块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

当地的老住户们很久都还记得把苍松翠柏移植到新园子里去的情景。为了把挖掘来的大树连根带泥竖立着运来，曾经设计制造了特别的运输工具。

在一幢建造成马蹄形，给主人住的宽敞的二层楼房子周围，开辟了果园，盖起了各种暖房……

新园子中央的林间小路纵横交错，组成一个罗马数字“XIX”，它表示兴建斯巴斯科耶的世纪。

奠基人自己早已长眠在坟墓里了，那是他死前不久在老墓地上为自己建造的。庄园里的另一种生活却一如往昔，依然有它的欢乐与哀愁、磨难与惊恐、风暴与安宁。

客厅里的铜钟依旧日夜嘀嗒响着。岁月流逝，冬去春来……

园林这个世代交替的无声的见证人也逐年扩大着。从前勉强能看得出来的一小簇一小簇的丁香、合欢和忍冬树已经长成一大丛一大丛的灌木了。榛树林、花楸果、乌荆子围拢在通向池塘的那一片长长的斜坡两边；帚石南和蹄盖蕨在它们下面探头探脑地张望着。

在园子的一片非常宽阔的空地上，令人惊异的林木花草构

成了一条条转弯抹角的过道；忽儿好似茂密无路的松林，忽儿又象绿荫如盖的沙土小路；忽儿灌木丛生，忽儿又是坑坑洼洼的桦树林。

这里仿佛各种树木都应有尽有：一棵棵粗壮的大橡树，一株株百年云杉、落叶松、桦树，整齐的杨树、栗树、白杨、槭树、菩提树。在幽静的角落里是大铃兰、草莓、黑黑的蘑菇头、菊苣的浅蓝花……

这里真是世外桃源。所以，屠格涅夫后来在晚年时常回忆起自己的幼年时代，回忆起有个气质上原是位热情诗人的家奴，常把他带到园子的隐蔽角落去读诗的情景，他写道：“这些树木，这些绿叶，这些高高的青草遮住了我们，把我们跟其余的世界隔了开来；谁也不知道我们置身何处，我们身为何物——我们与诗歌同在，我们心中充满着诗意，我们陶醉在诗中……”

孩子很早就觉察到，周围的一切不知怎么地都服从于说一不二的父母的专横、任性和古怪。这种感觉冲淡了作家对故乡斯巴斯科耶，对它的自然景色的喜爱。

父亲并不过问家务事，总是忙着骑马出猎，玩纸牌，酗酒，向邻庄的少女献殷勤。

屠格涅夫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自己的中篇小说《初恋》的自传性质。他在和娜·亚·奥斯特罗夫斯卡娅^①的交谈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这部中篇里描写的就是自己的父亲。对于她的问题“谁是《初恋》青年主人公的原型？”他回答道：

“这个男孩子就是鄙人，您最忠顺的仆人。”

^① 她的第一个丈夫彼·米·格里波夫斯基是文学基金会成员，写过回忆屠格涅夫的文章。

作家在成年时代曾经反复寻思过父亲的性格，得出的结论是：他“顾不上家庭生活，他喜欢别的事情，并且完全以此自娱”。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有次对儿子说：

“你能怎么玩就怎么玩，别束手束脚；你是属于你自己的——人生在世，就是这么回事。”

可能，不久于人世预感(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是在四十二岁那年去世的)使得他总是无所用心，沉湎于享乐。

他跟周围的人交往是严厉而冷淡的，几乎总是孤僻、客气和矜持的。孩子们渴望着父亲能对他们表示一点哪怕是短暂的温柔和同情，但那样的时光却是多么难得啊！

作家在中篇《初恋》里就是这样来描写他与父亲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父亲对我有一种古怪的威慑力量，而且我们的关系也非常古怪。他几乎不过问我的教育，但也从来不屈服我；他尊重我的自由，对我甚至很客气，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只是他不让我接近他。我爱他，我赞赏他，我认为他是男人的楷模。噢，我的上帝，要不是我一直觉得他在推开我，我会多么眷恋他！……每当我仔细地望着他那张聪明、漂亮、愉快的脸……我的心就颤动起来，我整个身心都倾向他……他仿佛也觉察到我心里在想什么，顺手在我脸颊上轻轻拍一下，之后不是走开，就是动手做起事来，再不然他就突然变成冷冰冰的；唯有他才会这样地冰冷，我立刻退缩了，也变得冰冷了。”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难得失去自制力，不过一旦发起火来，那是很可怕的。孩子们都记得，有一次父亲惩罚了德国家庭教师，因为那教师受不了作家的哥哥尼古拉的淘气和不服从，竟敢揪住了尼古拉的一绺头发。就在这时候，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到了楼上学习室的门口。他抓住了那倒霉的家庭教师的衣

领，拖到楼梯口，把他举到半空里就朝楼梯转弯地方扔过去；接着就叫仆人把德国人的所有东西都收拾好，把他撵出了庄园。

孩子们的前途并不太使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焦虑。他主要是忙于自己的事，为自己的娱乐，为自己的安逸而操心。

作家可以象自己的短篇小说《希格雷县的汉姆莱特》里的主人公那样说，“母亲以一个草原女地主的全部热忱对他进行着教育。”

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是个性格非常复杂、非常难伺候的人。

她在童年和青年时期所经历的坎坷道路，出嫁以后妒意的隐隐折磨，使她变得性情乖戾、激动易怒、心胸狭隘、任性甚至残忍。她整个的人仿佛是由各种矛盾交织而成的。对待孩子，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有时焦虑不安地关怀着，简直温柔过分，但这并不妨碍她虐待他们，为了种种原因、一丁点小事就处罚他们。“我的童年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屠格涅夫后来说道。“没有一点愉快的回忆。我怕母亲象怕火一样。为了一点小事我经常受罚，一句话，就象新兵受训似的。难得有一天不受责打；如果我敢问一下为什么打我，母亲就厉声说：‘这点你更清楚，自己去想想。’”

既然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能对自己的孩子们如此严厉；那她对待农奴的残忍简直就没有底了。只要一提起女主人的名字，仆人们就谈虎色变。他们常常在马房里受鞭打，遭到各种各样的侮辱，抛妻别子，被赶到边远的村子里去。

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自尊得近乎病态，脾气急躁，光火时怒不可遏、狂暴残忍。由于她感觉到自己对农民拥有无限权力，因此对他们要求苛刻、随心所欲。“我对我的子民有生杀大权，我

不会在任何人面前为他们担保。”“我爱杀就杀，爱赦就赦，”这是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的口头禅。

她仿效习俗，在家里使唤着大量的奴仆，多达四十人左右。

单身男仆和没嫁人的女仆就在饭厅吃饭，有家眷的则每月领口粮：面粉、大米、牛油、脂油、肉、定量配给的茶叶。

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偶而到分布在奥廖尔、图拉、库尔斯克的一些自己的村子里去检查村长的工作，整顿庄园。出门总是整整一个车队：太太坐的轿式马车、医生坐的篷车、洗衣妇和清洁女工坐的篷车、厨师和厨娘坐的篷车。阿·阿·费特^①根据作家的叔父，有一时期曾经管理过斯巴斯科耶的尼·尼·屠格涅夫的口述，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到：“在到她的其他庄园和莫斯科去的时候，除了一大队人马以外，她还要派出整整一辆衣帽车，车上有一部分是给管家们带着餐具乘坐的。在供她用餐或是过夜的农舍里全都事先蒙上洁净的罩单，铺上地毯，架好行军桌并且盖上桌布。她的随身侍女一定要在饭前就穿好短袖的袒胸衣裙。”

马夫加弗柳什卡每周两次收发邮件。区警察局长如果因公到事务所来见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在一里到一里半路之外就摘下铃铛，以免打搅太太。只有姆岑斯克县的警察局长才有杈叮叮咣咣地坐车直到她家门口。

每天上午，严厉的女主人在规定时间，在“地主私人事务所”里听取家庭秘书、主管和总管的报告。有时还要把管家叫来，否则就叫管事前来。如果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发现庄园里有什

① 阿·阿·费特(1820-1892)是诗人，一八五三年屠格涅夫在故乡与之认识，友谊继续了十年，以后因观点不同稍有疏远。他们之间的通信已知的有一百多封。

么杂乱无章的地方而不满意，她就迁怒于下人，大发脾气。当她走进事务所时，在那里等着她的秘书、总管和主管赶紧挺直身子，向她深深鞠躬，而她则坐到高高地放在胡桃木写字台后面的圈椅里，用命令式的手势示意，叫他们开始报告。

她那写字台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伊凡·伊凡诺维奇·卢托维诺夫的画像，她是把他视作自己的榜样的。画像上的卢托维诺夫穿着一身钉有宝石钮扣的法国式上衣。

下人们都正确无误地猜得透女主人的心境：如果有什么事情使她恼火，那她马上就会发作，神经质地飞快数着琥珀念珠，那时大家就会明白：要大发雷霆了……

童年时期和青年时期对斯巴斯科耶这段生活的印象深深地铭刻在屠格涅夫的心灵上，后来，这些印象在他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里都得到了反映。他有一次说过：“我的传记在我的作品里。”

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的一些性格特征常能从屠格涅夫笔下的某些女主人公的形象中看出来。

瞧，就是那位地主老太太，她在对勇猛的小狗木木生气：“太太直到晚上都不自在，跟谁都不讲话，也不玩牌，一夜都不舒服。她忽然觉得他们拿给她的花露水不是平常给她用的那一种，她的枕头也有肥皂气味，她就叫管衣服女人把所有的被褥床单都闻一遍。总之，她心里烦，而且‘气’得不得了。”

瞧，又有一位傲慢的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①——拉夫列茨基^②的姑母，她把弟弟庄园的管理权抓在自己的手里。这里又是中篇《普宁与巴布林》里威风凛凛的外婆，她也象《地主私人

①② 都是屠格涅夫的小说《贵族之家》里的人物。

务所》里的太太那样离不开琥珀念珠。

奇怪的是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对她手下的农民固然冷酷无情，但对戏剧、绘画、书籍甚至花卉却是百般喜爱。她酷爱花卉，非常热心地照料自己的花园，那里有玫瑰、风信子、郁金香的最优良最稀有的品种。在她的小桌子上经常放着有关花卉栽培的法文书，那是她的儿子伊凡（作家）和尼古拉在一八二五年她的命名日送给她的。后来，屠格涅夫常想起，哪儿也没有见到过象种在斯巴斯科耶那样的美丽花朵。但他同样也记得，母亲对待花匠又是多么残酷。“他们好歹都得挨打，马房就在附近——我全都听得见。有一次，不知是谁拔掉了一棵名贵的郁金香。事后所有的花匠都挨了打。”

有一个出生在斯巴斯科耶的农奴孩子，他的遭遇是非常悲惨的。他有超群的绘画才能，从而引起了女主人的注意。他被派到莫斯科去学画，由于他的绘画技艺非常高超，因而被委任去给大剧院的天花板作彩绘。可是后来，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把他叫回乡下，要他对着花卉写生供她欣赏。

“他画了好几千幅，”屠格涅夫叙述道，“不仅画花园里种的，也画森林里长的花卉。他恨恨地画着，眼泪汪汪地画着……那些画连我都讨厌它们了。这个不幸的人悲愤交加，牙齿咬得格格响，他拚命喝酒，就这样死去了。”

笼罩着斯巴斯科耶的专制气氛早就使少年心灵上产生了对农奴制度决不妥协的憎恨情绪。“几乎我见到的周围的一切都使我感到难堪、忿懑、最终就是厌恶。”

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喜欢一切都保持严格的规矩，她要求所有的事情都按时按刻进行。“有条不紊，这是我的格言，”她说，“今天如此，明天也是如此。”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一方面

定时定刻、一板一眼成癖，一方面却又性情急躁，易于冲动，两者令人惊异地兼而有之。屠格涅夫在《地主私人事务所》的某个段落里把这点鲜明地刻画了出来。

屠格涅夫全家都起得很早。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做完早祷以后，总要在头道茶和二道茶之间在卧室里用纸牌算算命。谢天谢地，可千万别出张黑桃皇后——要不然就得成天都心绪不宁了。

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一向都遵守她自己规定的作息时间表，从不忘记在小本子上写上昨天是怎样度过的，随后再在另外的纸上写下来，哪一个孩子和哪一个仆人应当做些什么事：“上午十点至十二点——捉鱼”，“十二点至下午两点——玩耍或是读书”。……

然后，她差小厮去把管家叫来，以便安排家务，检查开支。乡村里的开支是可想而知的：牛肉、鱼、蜡烛、肥皂、颜料，还有就是象她所爱说的“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正午时分，露台上响起了铃声，鸽子一听到铃声便飞下来抢吃给它们预备好的饲料。

午饭前跟婆婆玩纸牌——婆婆玩牌时老是很着急，哼儿哈儿地嚷着：“喔！啊！噢！……”就这样一直玩到三点钟侍候用餐的安东来到的时候。他总是用同样一种声音和同样一种脸部表情报告着：“开饭了。”

午饭后就各自走开。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到偏远的房间里关着房门看书，直到上灯。她喜欢看书，尤其是法文书，可以说是博览群书。

每到傍晚，设有舞台和乐队的正屋大厅里总要上演家庭戏剧，由农奴中的戏子、乐师、舞伎、歌手参加表演。有时就在花园